

砚刻千峰万壑松,松烟好
供写丹青。丹青绘就菊花艳,
菊松源自一砚中。

——《松菊图》

乍一看,这幅《松菊图》上,只有菊花、毛笔、砚台和小小的墨块,松在哪里呢?细看才恍然,原来松树刻在石砚身上,而且,制砚师还刻意把原石的峻峭纹路统统保留下来,让山体与松树浑然一体,这种以方寸之地凸显山势孤松的手段,不能说不高明。我当年之所以收藏这方端砚,看中的也是这一点。

可是,这样一块“七角八棱”的石砚,要拓出来着实不易。李瑾试验过各种宣纸,根本就无法敷实,宣纸一沾水一触石,立即四分五裂圭角横出,烂成一团糟,不要说拓,就是揭下来都不可能。眼看着拓不成,李瑾就想放弃了。可是,这块砚石的形态和纹路实在太难得了,我鼓励她再试试其他纸张。结果,真的找到一沓泛黄的草纸,好像是一个朋友送的。这种纸其貌不扬,土黄色,纸中夹带着植物叶筋,也不太吃墨,当初朋友送给我时,我也试着写过几行字,完全出不来效果,就把它扔在一边儿了。谁承想,李瑾用这种纸试拓此砚,竟一举成功了——这种草纸韧性超群,敷在石砚上,不破不裂,妥妥帖帖,真是一物降一物,物各有长。洪增兄非常喜欢这张拓片,他以写意笔法,淡墨淡彩,勾勒出几丛黄菊,又看似漫不经心地画上一支破锋的毛笔,还在石砚的右上方添上一个墨块——如此一来,笔墨纸砚文房四宝,齐了。

面对这样一幅文气十足的小品,怎么题诗呢?要是把文房四宝都点到,焦点就会散乱;只写其中一宝,又难免顾此失彼。想来想去,我把诗眼放在了那棵松树上:“砚刻千峰万壑松,松烟好供写丹青。丹青绘就菊花艳,菊松源自一砚中。”砚石刻松,而墨块则由松烟制成,毛笔又用松烟墨绘出菊花,这不就是“松菊源自一砚中”么?这样一种逻辑关系,分明把这张小品的各种要素都“捏合”在一起了。

后来,这张作品被选作《古意新声》画展图录的



封面。我们在澳门展出时,也用这幅作品制成的大幅海报,很多观众还特意与其合影留念呢!

“将祖莹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”的感怀有关;敦敏诗《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》中的“河干”,即张家湾古北运河“潞河”,说明东郊与曹雪芹葬地的关系颇深。

但“壬午”落款等证据,让东郊葬地的结论难让所有人信服。有的学者提出,通过考证曹雪芹最后十年的交游诗文,可知其在西郊的住所是依山傍水、静谧清幽的,且壬午前两年仍无迁居迹象。倘若曹雪芹晚年真的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,是难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归葬东郊的;但颇有家产,归葬祖莹时又怎么可能草草掩埋、形如饿殍?此外,敦敏《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》,有“轻磬一声黄叶村”一句,正照应了敦敏的“不如著书黄叶村”,因而兼吊之人,很可能就是埋葬西郊的曹雪芹。

墓石真伪,仍有论争;“葬地”之谜,今无答案。曹雪芹究竟葬地西山还是东郊,恐怕还要等新的文物出土之日。

说,这是他的宠物朋友“小太阳”。那“小太阳”的翅膀是绿色的,尾巴是红色的,腹部的毛是黄色的。刘爷爷告诉我,这鸟的全名叫凤梨小太阳,现在才几个月大,自己正在训练它,和它培养感情。说着,他便让“小太阳”在他的手指上做起了翻转动作。他说,自从有了“小太阳”的陪伴,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了。

年近70岁的刘爷爷退休前是个普通工人。想起不少人退休后时常觉得无所事事,面前这位老人就是一面镜子,他的情绪、情感、情怀不能不令人钦敬和借鉴。

爷爷、花园和鸟

戴冠伟

爷爷姓刘,在小区已经住了十多年了。小区原先的绿植、草坪、甬路、凉亭有些老化,特别是面积最大的草

坪,许多地方已经显出了斑斑驳驳的黄土。刘爷爷不忍心看着给他带来多年幸福感的小区环境就这样衰败下去,于是开始因地制宜地种草种花修补。

渐渐地,在小区的西南角,一个袖珍式小花园初现端倪。今年盛夏,月季花在灿烂阳光下昂首怒放,千娇百媚;美人蕉傲然挺立,红白相间的花蕊在墨绿色叶片

的簇拥下,充满了无限生机。环境好了,景色美了,来

凉亭聊天赏花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刘爷爷不仅自费购置了塑料板将亭顶封闭,而且给老化的亭柱间的连接板刷了油漆,还在亭子的入口处摆放了两丛球状冬青。满面春风的他指着搭在青石黛瓦景观墙上的花架告诉大家,今年他还要种上牵牛、蔷薇等藤萝花卉,明年小花园的绿化效果就更加立体了。

就在我和刘爷爷越侃兴越浓时,突然有只漂亮的小鸟飞落在他肩头,他介绍

周睿鹏

“壬午除夕,书未成,芹因泪尽而逝”脂批的“壬午”说,但“癸未”派却有更为确凿的文献证据:畸笏叟署壬午年月的批文多达四十余条,“壬午除夕”很可能也是批注时间,而非曹雪芹卒年,敦敏在甲申年写过一首《挽雪雪芹》诗,古人写挽诗皆在死者初逝之后,没有相隔一年再写的道理;癸未仲春末,敦敏曾在诗中约曹雪芹上已前三日来自家槐园喝酒赏春,如果曹雪芹壬午除夕已经去世,敦敏又怎么可能邀请一个泉下之人?

事实上,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周恩来总理就做出过希望学术界统一曹雪芹卒年的批示,引发了“壬午”“癸未”两派的辩论,但谁都无法说服对方,最终不得不以折衷

说道。“是啊,我就这么一个儿子,他要是说好,我就不说坏。他说让我穿,我就穿。这样一来,他也能安心工作不是。”

老太太这几句话,让齐秀萍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,心里很是伤感。她定了定神,语气尽量轻松地说道:“常所长说得对。棉袄里头套件毛衣,这样穿,严实,免得后腰受风。”

常娘点头道:“那麻烦你给我量量尺寸吧!”“好。”

老太太还嘱咐着:“你先看看这毛线够不够?玉科说他特意跑了趟劝业场,他不会挑,只说喜欢黑色,还说要分量不够,他再去买。”

齐秀萍用手捏了捏纸包儿:“估计是够了,这里面大概有二斤线吧?”“对对,就是二斤。”

齐秀萍脱鞋上炕,利用自己的手掌和手臂,在常娘身上比划了一会儿。“行啦。”“量好了?”“嗯,量好了。”

“这么快?”常娘似乎不大相信。

齐秀萍笑着说:“当什么,我没想,学习倒是让我长见识了……常娘,那次,常所长说您找我有事儿,是吗?”

老太太一听,“嗯”了一声,便开始用手在身子四周摸索起来。

齐秀萍奇怪地问道:“您找什么啊?”

“找毛线。……那纸包儿哪去了?刚才还在的。”

齐秀萍听明白了,于是两眼也看向炕上,一起帮常娘找。原来,炕里面掖着一个草纸包着的纸包,草纸已经有些破,露出了里面的黑色毛线。齐秀萍伸手拿过纸包,递到常娘的手上:“您说的是不是这个啊?毛线包儿?”

常娘摸着纸包,笑道:“是,就是这个。玉科说,你会织毛衣,还说你织得好着呢!我相信。要强的人,十个有九个是巧手的。玉科说,想请你给我织件毛衣。你说我一个瞎老婆子,平常也出不去,还穿什么毛衣啊,可玉科说,他看得见啊,他愿意看……”

“这也是您儿子的一片孝心。”齐秀萍发自内心的

会风行于天津。大六分登杆会的起源和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。

贾立祥(副会头)介绍:“传说从1743年,我们这个地区连续三年大旱。地上颗粒无收,就连我们村后的子牙河都干的河底开裂了。人们吃水都成了问题。小白龙上下翻飞,到了天上找到玉皇大帝,说为嘛他们这一带不下雨?”

小白龙为百姓上天求雨,因为装着雨水的宝瓶太高,村民们搭起人梯,把小白龙举向高空。小白龙不断攀登的姿态幻化成为登杆会的一百零八动作。

“咱们的村民就向上爬,上去了一百零七个人也没有打到这个天瓶。最后上去一个青年,用一根绳子拴了一块砖头,将绳子轮起来,这个雨水瓶被打倒了。我们这儿就下了大雨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,我们村成立了这个杆会。遇到风调不顺的时候,人们求雨、老天下雨,给这个竿子请出来立在院里敲敲鼓,就可以求下雨来。”贾立祥说。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电视新闻部 刘彬

静水安澜

解说词

非
遗
系
列
节
目

关于杆会的起源,还有另一个传说。早年间,一条竹竿从子牙河顺流漂来,被大六分村民偶然捡到。他们认为这来自遥远地方的巨大竹竿必是神圣之物。于是逐渐发展出了登杆圣会。后来,人们又从强健体魄的意义上,把药王信仰和杆会结合起来,赋予了杆会更多内涵。

从玉皇大帝、小白龙,到药王孙思邈,一条来自远方的竹竿,构建了传统乡村社会充满奇幻的叙事。

●灯下谭红

曹雪芹的“葬地”之谜

1968年,北京通县张家湾农民李景柱在平荒坟期间发现了一块刻有“曹公讳霁墓”、落款“壬午”的墓碑刻石,他将墓碑埋藏在后院,直到1992年才交给当地博物馆。展出后引发了红学界、文物界关于墓石真伪的大讨论,也让《红楼梦》作者的归葬之所,成为至今未解的一道红学谜题。曹雪芹晚年从北京城内移居西山后,是贫病交加、借贷颇多,最终殁于西郊,还是随祖上坟莹归葬东郊曹家坟,是论争双方各执其词的关键。

欲弄清“葬地”之谜,辨明墓石真伪至关重要。判定“地下之新材料”的真伪,除现代科技手段外,还取决于其是否能与“纸上之材料”互证。因此,想要真正揭开谜团,就必须从文献入手,发掘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。

一个是“壬午”的落款问题,曹雪芹的卒年有三说,墓石的落款,无疑支持了甲戌本

●网络新词语

离职宣传片

赵超

“离职宣传片”指的是展示自然风光、旅游景点等美丽画面的视频。这类视频中的美丽景色给人一种想要辞职去旅行的冲动,所以被戏称为“离职宣传片”。该词带有调侃与夸张的成分。

连载

一道街的小院儿

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

王传林

二十三、多好的儿子啊
常娘摇着头道:“哪呀!是亲妈!可就是又懒又馋!见天儿在外面吃早点,晚半晌儿必定出去玩牌,整天嘴里叼着烟卷,那德行就甭提啦。咳,咱们不提这个。对了,你说你出去参加了学习了?”

“是啊,参加一个妇女干部学习班。”“呀!好事儿!将来是不是当干部?”

齐秀萍似乎还没醒过味儿来:“干部?”

“对,共产党管官儿不叫官儿,叫‘干部’。——这是听我儿子说的。”